



WANG XIAO HUO

王孝和

张羽 著



王孝和

张 羽 著

华三川插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·1964

王 孝 和

张 羽 著

华三川插图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5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168 1/32 1 1/2 印张 65千字

1956年7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1月北京第2版

1964年3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印数183,001—275,000 定价(3)0.32元

內 容 提 要

王孝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。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船工家庭。那时，祖国处在深重的苦难里，王孝和和所有劳动人民的子女一样，从小经受了屈辱和折磨，他在少年时代，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，渐渐懂得了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，到十八岁他就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。后来，他在上海电力公司做工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。不幸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匪帮逮捕杀害。王孝和同志从被捕的第一天直到壮烈牺牲，始终坚贞不屈，表现了高度的无产阶级的坚定性和纪律性。他这种高贵的品质，我们大家应该好好学习。

目 次

童年	3
东錢湖畔	11
入党	34
鍛炼	50
九天八夜	66
风风雨雨	80
竞选	93
被捕	108
就义	124
后記	139

童 年

1924年2月4日，在上海虹口斯以里一个穷苦的船工家里，生下了第二个男孩子。这孩子就是王孝和。

穷人家多了一个孩子，就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巴，做父母的自然更加重了生活负担。爹是个老船工，为了生计，随着远洋轮船，长年飘泊海外。王孝和小时候，常常看不到爹的面。妈整日操劳，顾不得管孩子。有时候，妈烦闷了，就抱起他，面颊紧紧地贴着他的前额，“孩子，想爹吗？爹到日本去了。”过一些时候，妈又心焦了，把他搂在怀里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爹快回来了，爹已经到天津了。……”妈说话的时候，眼睛望着门外，又像是哄孩子，又像是安慰自己。可是，王孝和从生下来，除了跟妈去过两回小菜场，哪里也没去过。日本、天津到底在哪里呢？他一点也不知道。他只是听大人说，那地方很远，很远。

哥哥比他大两岁，喜欢在他眼前逞能，一听妈提到



爹，就豎起小拳头，綑着嘴說：“你不知道，爹力气可大哩，他一只手就能提起一大桶水。”王孝和想不起爹的模样，他只是惊奇地望着哥哥。

有时候，輪船停泊上海，爹突然回来了。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，爹的意外出現，总会給全家带來說不出的高兴。一包花生米，一小袋洋糖，引起孩子們极大的兴趣。爹两手拖着两个儿子，把他們放在自己的膝盖上，清瘦的面頰上堆着和善的微笑：“乖儿子，不认得爹了吧？”王孝和鼓着圓眼睛，望望陌生的爹，又望望哥哥。不知怎么的，連平常喜欢多嘴的哥哥，这时候也不說話了。媽一边生着火炉，一边又气又笑地唠叨着：“还講孩子不认得你，你一年四季在家里能停几天？”

这样的日子沒有几天，孩子們刚和父亲混熟，可是

輪船又要远航了，爹不是去南洋，就是又到印度去了。家里立刻变得又寂寞，又冷清。

他們一家四口人，住着一間灶披間，本來就很擠了。后来，家里又添了两个弟弟，屋里連脚都插不下了。以前，爹回来的时候，床上挤不下，还可以睡地鋪，現在床上地上睡滿了人，連給爹打地鋪的空地也沒有了。旁人就有旁打算：爹想了个办法，照着輪船上的样儿，在房子的半腰里架了根橫梁，搭了几块鋪板。晚上，哥哥就帶着王孝和到新添的“二层楼”上去睡，把木板床讓給媽和两个小弟弟。

這間蜷縮在楼梯下面的屋子，狹小，潮湿，阴黯，冬天不見太阳，像个冰窖，夏天就成了蚊子的世界。五六口人活动在一丈見方的天地里，你呵一口气，我吐一口痰，大的撒尿，小的拉尿，蒼蝇在空中飞，老鼠在地上窜，這間矮小而黑暗的屋子里，长年充塞着酸苦而污浊的气味。

这样家庭的孩子，他們的活動場所常常是流着污水的阴沟旁边，倒滿脏物的垃圾箱旁边，或者是停着大糞車的弄堂口，再不然就是腥臭难聞的魚市場。

一天，王孝和同哥哥、弟弟在門口捉迷藏。哥哥比他們跑得快，誰也捉不住他。跑着跑着，哥哥忽然一跤摔倒在地下，两手捂着肚子，怎么也爬不起来。王孝和跑上去一看，只見哥哥手脚发抖，头上冒汗，白眼珠子直往上翻。

王孝和以为哥哥又在扮“紅眼鬼”吓唬他，就抓着哥哥的肩膀，哀求着說：

“哥哥，你别吓我啊！再吓我，我不跟你玩啦！”

瞧着瞧着，忽听背后“噗通”一声，轉过身来一看，只見三弟也一头栽倒下去，像哥哥那样，也手脚发抖，嘴里吐着白沫，舌头伸在嘴外边。

王孝和扔下哥哥又去拉三弟，可是三弟直挺挺地躺在那儿，一动也不动。怎么办呢？他們老睡在那儿不起来，一个人怎么拉得动啊？王孝和这边瞅瞅，那边瞧瞧，越看越害怕。他大声地喊着，把媽喚了出来。

街坊邻舍也被惊动了。有的站得远远地，指手划脚地議論着，說恐怕是脑膜炎，应该赶快送到医院去。有的对媽說，可能是中暑，要媽赶紧招住他們的人中。有的叹息着，搓着手說：“唉，男人不在家，一个女人家，四个孩子，难啊！……”

送医院吧？那时节，医院門儿两边开，有病沒錢别进来！你把病人送到門口，他們也会把你赶出来。到底怎么办呢？王孝和望着媽，媽急得像热鍋上的蚂蚁。

媽媽伏下身去，抱起大儿子的头，头上汗珠滾滾，热得燙手；又抓起三儿子的手，小手指头僵硬，冷得像一块冰。媽把两个孩子都拉过来，讓他們枕在自己的腿上。她嘴唇抽动着，两眼发直地呆望着墙根，一句話也不講。

王孝和靠近媽，看見哥哥的手里還抓着一把泥，三弟的手腳平伸，一只手搭在哥哥的肩膀上。他胆怯地扯着媽的衣襟，小聲地說：

“媽，哥哥怎么老不醒啊？”

媽回頭瞥了他一眼，噙在眼里的泪水像涌泉似地不住地流下來。

“离开，离远点！这里沒你的事，給我照看阿毛去！”

隔了一年，四弟阿毛刚刚学会走路，在門口玩的時候忽然被坏人拐跑了。这一下可把爹和媽給急坏了。媽急得团团轉，求东邻，問西舍，跑进跑出，六神无主。爹求人請来了“包打听”，还在《申报》上登了个“Y”字的寻人启事。

早晨，爹和媽一出門，就把門从外面鎖上，把王孝和留在家里。媽貼着門边关照王孝和：

“孩子，千万不要出去，外面有坏人。媽一会儿就回来。要是肚子餓了，就扒点冷飯吃。”

王孝和从小就是个听話的孩子，他看見大人心焦火燎，也就不去打扰他們。他扒在門縫边小聲地說：

“媽，你去吧！我在家看門，不讓坏人进来。”

他搬了小板凳，頂住門坐着，把阿毛的褲子从绳子上解下来，抱在怀里，好讓弟弟一回来就能換上干淨衣服。

一天，爹跨进屋門，帶着一臉的笑容。

“有苗頭了，”爹說，“包打听捉住了一個穿黑衣裳的女人。聽說，這幫人勾着手，專門拐騙小孩子。已經查出了一所黑房子，里面還關着三四個小孩，現在都帶到巡捕房去了。”

媽的眼睛突然亮起來，“可有穿花洋布袄的小孩嗎？”

“有，聽說有一個，不曉得是不是阿毛？”

第二天一早，爹和媽沒吃早飯就出了門，直到傍晚才搭拉着腦袋，垂頭喪氣地走了回來。王孝和抱着弟弟的衣裳問：“媽，阿毛呢？”媽沒有回答，淚珠子又滾滾地流下來。原來他們趕到“法租界”巡捕房的時候，包打听送去的幾個孩子連影子也看不見啦。那些拐人的騙子勾結了法國巡捕，以一百塊錢的代價，把阿毛賣給了一個香港商人。媽哭鬧着，要巡捕房還她的兒子，法國巡捕就用棍棒把他們趕了出來。

接連失去了三個孩子，屋里似乎也更黑了。媽除了做飯做活，成天陰沉沉地，不笑也不說。她額頭的皺紋比以前更深了。她整天守着王孝和，不許他到垃圾堆邊去翻瓦片，撿紙頭，也不許他到陰溝邊去攪臭水。天一黑，媽就把王孝和留在家里。

王孝和從早到晚，孤孤單單地坐在門邊。他看見那

些一块长大的小朋友，挎着小书包，晃呀晃的，到学校里去了，心里非常羡慕。他想：“我哪一天也能有这样一个书包啊！”

王孝和七岁的时候，爹下了狠心：宁愿自己多吃点苦，一定要把儿子送进学校去念书。爹心里想：自己祖祖辈辈都在宁波海边打鱼，哪里碰到过书本本？儿子呢，可不能再像自己那样做睁眼瞎子。一定要让儿子上学。

这样，王孝和也有了个心爱的书包。他的书包里放着书本、铅笔、橡皮和小本本。后来，里面又放上“成绩优良”和“品学兼优”的奖状。白天，他到宁波同乡会小学里去念书，时刻也离不开小书包，连在家吃饭的时候都抱在怀里；晚上，又把书包理得整整齐齐地，放在枕头边。

房东的儿子外号叫“小捣乱”，和王孝和在一个学校念书。人家的书包里，放的是糖果、毽子、弹子和皮球。一天放晚学后，“小捣乱”刚跨出校门，就拿出一块糖果，在王孝和眼前一晃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孝和，你和我一起打弹子，我给你一块巧克力。”

王孝和摇摇头，说：“我不吃糖，我要回家做功课。”

“功课，功课，考了个第二名还不知足吗？来，我们就玩这一回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，一回也不玩。”王孝和说，“你一个人玩，不也挺好嗎？”

“一个人玩有啥意思？我們俩来弹球，你要是赢了，就一起回去；要是輸了，还得再干。”說着，就伸手来搶王孝和的书包。

王孝和双手护着书包，不讓旁人碰它。他一边跑着，一边說：“我得早点回去，媽还等着我吃飯哩！”

王孝和走着走着，沒有看見“小搗乱”已經抄着近路跑回去了。他走到大門口，正要跨上台阶，忽然在二楼的阳台上，有个小脑袋一晃，一盆污水，迎头浇了下来，王孝和的头发、衣服、书包，全被污水弄脏了。

王孝和抱着头，跑回他們住的灶披間。媽看見他渾身上下湯水淋漓，就責备他說：“怎么？你和人打架了？”

王孝和咬着嘴唇，搖搖頭。

“那么，是誰欺侮了你？找他爹媽講理去！”

王孝和撅着嘴，朝二楼一指，气恼地說：“小搗乱！”

媽的心軟了。对房东家怎么敢得罪啊！媽帮儿子梳理头发，擦拭书包，一句一句教訓着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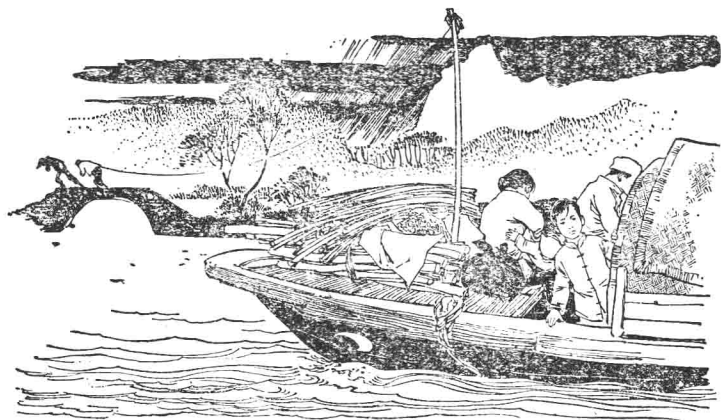
“鸡不与狗斗，穷不与富斗，站在矮檐下，哪能不低头！人家有錢有势，可碰不得！你以后有事沒事都讓着点，千万不能給爹媽惹祸啊！”

东 錢 湖 畔

1937年7月7日，抗日戰爭爆发了。8月間，日本鬼子大举进攻上海。閘北、虹口、楊樹浦都落下了炮弹，斯以里挤滿了从郊区逃来的难民。十三岁的王孝和，跟了媽和舅父，拖着五弟和六弟，离开了那間黑屋子，挤上难民船，回到故乡宁波。

輪船到达宁波，天刚大亮。家在东乡的难民就改乘木船，沿河而上。舅父是个水手，又和船工認識，索性和他們一道拉繹，边走边談。他們弓着腰，低着头，沿着河边前进；船身貼着水面緩緩移动，穿过石拱桥，鑽过夹岸的綠楊垂柳，午飯时分到达莫枝堰。

迎面一道大堤，挡住了木船的去路。船到堤下，由一个絞車拖着船头，順着油滑的斜坡，拉到堤頂，船身一晃，摇头摆尾地进入了东錢湖。王孝和猛一看到眼前的景色，微微引起一陣迷醉。在这方圆几十里的湖面上，正午



的阳光直射下来，万顷碧波，霞光闪闪，但觉得一道暖流，直涌胸中。他来到人间整整十三个年头，生活的世界不外乎灶披间，窄弄堂，臭水沟。现在置身在浩渺无际的自然风光里，展现在他周围的是稻田、茅屋、竹林、丛树、古刹，风光绮丽，红绿掩映，怎能不叫他心旷神怡！他贪馋地眺望着，敞开胸襟，深深地呼吸着。温馨的气流轻轻拂过，额前的柔发随风飞舞。故乡的生活，该是多么宁静舒适啊！

船上的人都向舅父和妈打听上海的战事。舅父也向他们问起故乡的生活。一个船工说：“别提了，屁股就像坐在火焰山上，受尽了熬煎啊！”

“如今局面这样不平静，还打算下海吗？”

那个船工说：“不下海怎么办？打仗是官家的事。船

家不下海，老板的催命债怎么还啊？”

王孝和听到这些话，觉得奇怪，直楞楞地望着老船工。

木船轉了个弯，前面出現了一座小土山。媽一看到这个伸向湖中的山头，伸出脖子出神地望着，不住地擦眼睛。

“孝和，瞧，那就是陶公山。快到老家了啊！”

王孝和側身一望，只見在那依山面水的斜坡上，像蜂窩一樣，排着一幢一幢的房屋，有的高，有的低，一帶烟云繞着山樹，好像給这个山村佩上一條銀色的項鏈。媽指着远远近近的山頭，喃喃地說着，那像鑼鼓的叫鑼鼓山，像蚌壳的叫蚌壳山，近处的叫陶公釣磯，远处的叫宝塔山……

“那座高楼大厦里住的是什么人？”

媽媽說：“那里住的是海龙王。”

“下边那几座呢？”

“哦，那是財东老板家住的。”

“我們的房子呢？”

“我們？”媽媽沉默了片刻，难过地說，“我們沒有家了。房子早就倒坍了。”

“那我們住哪儿呢？”

舅父在旁边插了一句：“住到我家去。”